禮記疑義

禮記疑義卷三十七 樂記第一冊

鄭氏註　孔穎達疏　吳廷華存疑

樂記第十九

疏按鄭目錄云名曰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此於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合為一篇謂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今雖合略有分焉按藝文志云黃帝以下至三代各有當代之樂名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也周衰禮壞其樂尤微以音律為節又為鄭衛所亂故無移遞法矣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為樂官時能記其鏗鏘鼓舞而已不能言其義理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博古與諸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云樂事者以作樂記其內史丞王度傳之以授常山王禹成帝時為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樂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浸以益微故劉向所授二十三篇著於別錄今樂記所斷取十一篇餘十二篇其名猶在二十四卷記無所取也

其十二篇之名按劉錄十一篇餘次奏樂第十二樂器第十三樂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樂穆第十六說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樂道第十九樂義第二十昭本第二十一昭頌第二十二竇公第二十三是也按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則樂記十一篇入禮記也在劉向前矣至劉向為別錄時更載所入樂記十一篇又載餘十二篇總為二十三篇也二十三篇之目今總存焉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毛謂之樂

訂義註宮商角徵羽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形猶見也樂之器彈其宮則衆宮應然不足樂是以

變之使雜也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春秋傳曰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按古樂吹律以審聲此註言彈蓋以後世之均言姑存之方猶文章也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也羽翟羽也旄旄牛尾也文舞所執周禮舞師樂師掌教舞有兵舞有干舞有羽舞有旄舞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疏言聲者是宮商角徵羽也極濁者為宮極清者為羽五聲以清濁相次云雜比曰音者謂宮商角徵羽清濁相雜和比之謂音云單出曰聲者五聲之內唯單有一聲無餘聲相雜是單出曰聲也然則初發口單者謂之聲衆聲和合成章謂之音金石干戚羽旄謂之樂則為聲初音為樂為末也所以唯衆音者衆中見上下矣彈其宮則衆宮應然不足樂者明直惟一聲

不足為樂故須變之使雜也引易曰同聲相應
同氣相求者易文言文謂同聲相應之義也同
聲雖相應不得為樂必有異聲相應乃得為樂
耳引春秋傳以下者證同聲不得為樂也按春
秋昭二十年左傳齊景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
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同者若以水濟水
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言琴瑟專一
惟有一聲不得成樂故也凡畫者青黃相雜分
布得成文章言音清濁上下分布次序得成音
曲也似畫者文章故云方猶文章也干盾也戚
斧也武舞所執也者武舞之樂執此盾與斧也
云羽翟羽也旄旄牛尾也文舞所執者言文舞
執此羽旄也引舞師樂師者證有干戚羽旄舞
等按樂師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
舞有人舞也無兵舞但有干舞鄭司農依註云
干舞者兵舞又舞師云掌教兵舞師而舞山川
之祭祀無干舞但有兵舞鄭司農後註干舞兵
舞也此引樂師既謂干舞引謂兵舞者兵舞非
樂師之文但經云干戚周戚則是大武大武兵
舞此引樂師益以兵舞解經之干戚也但此經

干戚羽旄包含文武之大舞鄭引樂師小舞明羽舞也引詩者證羽舞是雅舞也此詩邶風刺衛君不用賢衛之賢者仕於伶官但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而已疏此一節論樂本之事名為樂本者樂以音聲為本音聲由人心而生此章備論音聲起於人心故名樂本此樂本之中論人心感於物而有聲聲相應而生變變成方而為音比音而為樂展轉相因之勢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者言凡樂之音曲所起本由人心而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者言音之所以起於人心者由人心動則音起人心所以動者外物使之然也感於物動故形於聲

者人心既感外物而動口以宣心其心形見於聲心若感死喪之物而興動於口則形見於悲戚之聲心若感福慶而興動於口則形見於歡樂之聲也聲相應故生變者既有哀樂之聲自然一高一下或清或濁而相應不同故云生變變謂不恒一聲變動清濁也變成方謂之音者方謂文章聲既變轉和合次序成就文章謂之音也音則今之歌曲也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者言以樂器次比音之歌曲而樂器播之并及干戚羽旄鼓而舞之乃謂之樂也是

樂之所起由人心而生也陳氏集註曰凡樂音之初起皆由人心之感於物而生人心虛靈不昧感而遂通情動於中故形於言而為聲聲之辭意相應自然生清濁高下之變變而成歌詩之方法則謂之音矣成方猶言成曲調也比合其音而播之樂器及舞之於戚羽旄則謂之樂爲於戚武舞也羽旄文舞也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

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
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
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
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噍子遙反殺色界反樂心音洛嘽昌善反
訂義註言人聲在所見非有常也噍踧也嘽寬
綽貌發猶揚也粗觕也極至也同民心出治道
此其所謂至也疏此一節覆明上文感物而動
之意結樂聲生起所由也合音乃成樂是樂由
此音而生故云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

感於物也者欲將明樂隨人心見故更陳此句也本猶初也物外境也言樂初所起在於人心之感外境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者心既由於外境而變故有此下六事之不同也踧急也若外境痛苦則其心哀哀感在心故其聲必踧急而速殺也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者若外境所善心必歡樂歡樂在心故聲必隨而寬緩也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者若外境會合其心心必喜悅喜悅在心故聲必隨而發揚故散無窾礙但樂是長久之歡喜是一時之

悅過有善事而心喜也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喜生於好是喜與樂別也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者怒謂怒過惡事而心恚怒恚怒在心則其聲粗以猛厲也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者直謂不邪也廉廉隅也若外境見其尊高心中嚴敬嚴敬在心則其聲正直而有廉隅不邪曲也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者和調也柔軟也若外境親屬死亡心起愛情愛情在心則聲和柔也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者結外感物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性本靜寂無此六事六事

之生由應感外物而動故云非性也所以知非
性者令設取一人以此六事觸之此人必隨觸
而動故知非本性也庾云隨其所感而應之是
知非性也此聲皆據人心感於物而口為聲知
是人聲也故鄭註云言人聲在所見皇氏云樂
聲失之矣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既六事隨
見而動非關其本性故先代聖人在上制三禮
正樂以防之不欲以外境惡事感之故云先王
慎所以感之者也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
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者此四事是防慎所

感政法律也既防慎其感故用其正禮教道其志用正樂諧和其聲用法律齊一其行用刑辟防其凶姦則民不復流辟也禮樂刑政其極一也者極至也用其四事齊之使同其一致不為非也賀云雖有禮樂刑政之殊及其撫情歸正同至理極其道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者結四事之功也言民心所觸有前六事不同故聖人用後四者制之使俱得其所也陳氏集說防民曰人之情得所欲則樂喪所欲則哀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於所畏則敬於所悅則

哀噍則竭而無澤殺則減而不隆蓋心喪其所欲故形於是者如此嘽則闡而無餘緩則紓而不迫蓋心得其所欲故形於身者如此發則生而不窮散則施而無積蓋順其心者故形於聲者如此直則無委曲廉則有分際蓋心有所畏故形於聲者如此和則不乖柔則致順蓋心有所悅故形於聲者如此愚謂粗以厲者高急而近於猛暴也六者心感物而動乃情也非性也性則喜怒哀樂未發者也劉氏曰慎其政之所以感人心者故以禮而道其志之所行使必中

節以樂而和其聲之所言使無乖戾故以教不
能而一其行刑以不率而防其姦禮樂刑政四
者之事雖殊而其致則一歸於慎其所以感之
者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
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
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
通矣治世之音絕句安以樂音洛絕句當讀安絕句樂音岳以樂二字絕句在讀上句依當下以樂句其政和為一句亂世亡國反此思音笥
訂義註言八音和否隨政也玉藻曰御瞽幾聲

之上下疏上文云音從人心生乃成為樂此一節明君上之樂隨人心而動若人情歡樂樂音亦歡樂若人情哀怨樂音亦哀怨凡音者生人心者也者言君上樂音生於下民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者言在下人心情感君政教善惡動於心中則上文感於物而後動是也既感物動故形見於口口出其聲則上文云故形於聲音是也聲成文謂之音者謂聲之清濁雜比成文謂之音則上文云變成方謂之音是也上云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此云音不

云樂者以下云治世之音亂世之音故云音而不言樂也必云音者樂以音為本變動由於音也所以特言音也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者是故謂情動於中而有音聲之異故言治平之世其樂音安靜而歡樂也治世之音民既安靜以樂而感其心故樂音亦安以樂由其政和美故也君政和美故人心安樂人心安樂故樂聲亦安以樂也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者亂世謂禍亂之世樂音怨恨而恚怒亂世之時其民怨怒故樂聲亦怨怒流亡由其政亦乖僻故也亡國

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者亡國謂將欲滅亡之國樂音悲哀而愁思言亡國之時民心哀思故樂音亦哀思由其人困苦故也前治世亂世皆云世亡國不云世者以國將亡無復繼世也其治世亂世皆云政亡國不云政者言國將滅亡無復有政故云其民困也聲音之道與政通矣者若政和則聲音安樂若政乖則聲音怨怒是聲音之道與政通矣陳氏集說詩疏曰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哀樂之情發見於音語之聲於時雖言哀樂之事未有宮商之調惟是聲耳至於作

詩之時則次序清濁節奏高下使五聲為曲似
五色成文即是為音此音比諸絃管乃名為樂
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
無怗懘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
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
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
矣怗昌廉反懘昌制反陂彼義反
訂義註五者君臣民事物也凡聲濁者尊清者
卑怗懘敝敗不和貌君臣民事物其道亂則其
音應而亂荒猶散也陂傾也書曰王耄荒易曰

無平不陂陂所引者尚書呂刑之文也王耄荒者謂穆王享國百年耄荒也引之者證經之荒字矣云易曰無平不陂者易泰卦九三爻辭引之者證經之陂字矣據樂緯動聲儀云宮為君君者當寬大容衆故聲弘以舒其和清以柔動脾也商為臣臣者當以發明君之號令其聲散以明其和溫以斷其動肺也角為民民者當約儉不奮僭差故其聲防以約其和清以靜動肝也徵為事事者君子之功既當急就之其事當久流之故其聲比以疾其和平以功動心也羽為物物者不有委聚故其聲散以虛其和斷以散動腎也動聲儀有云若宮唱而商和是謂善太平之樂注云君臣相和又云角從宮是謂哀衰國之樂注云家人有怨新又云羽從宮往而不反是謂悲亡國之樂也注云悲傷於明弱又云音相生者和注云彈羽商應宮徵應是其和樂以此言之相生應即為和不相生應則直為亂也

疏此一節論五聲宮商角徵羽之殊所主之事上下不一得則

樂聲和調夫則國將滅亡也宮為君者宮則主君所以然者鄭註月令云宮屬土土居中央總四方君之象也又土爰稼穡猶君能滋養萬民也又五音以絲多聲重者為尊宮弦最大用八十一絲故宮為君崔氏云五音之次以宮最濁自宮以下則稍清矣君臣民事物亦有尊卑故以次配之商為臣商所以為臣者何以鄭註月令云商為金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解者云宮八十一絲商七十二絲次宮如臣之得次君之貴重也崔氏云商是金金以決斷為臣事君亦

以義斷為贊矣角為民所以為民者鄭註月令云角屬木以其清濁中民之象也解者云宮濁而羽清角六十四絲聲居宮羽之中半清半濁故云以其清濁中也民比君臣為劣比事物為優故云角清濁中民之象矣准氏云角屬春春時物生衆皆有區別亦象萬民衆多而有區別也徵為事所以為事者鄭註月令云徵屬火以其徵清事之象也解者云羽最清徵次之故羽五十四絲是徵清微清所以為事之象也夫事是迹為造為由民故先事後乃有物也是事勝

於物而為於民故次民居物之前所以徵為事之象也崔氏云徵屬夏夏時生長萬物皆成形體事亦有體故以徵配事也羽為物明所以為物者鄭註月令云羽屬水者以其最清物之象也解者云羽者最清用四十八絲而為物為於事故最處末所以羽為物也崔氏云羽屬冬冬物聚則成財用冬則物皆藏聚於財相類也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者怗敝也懘敗也敝敗謂不和之貌也若君臣民事物五者各得其所用不相燒亂則五聲之響無敝敗矣宮亂則

荒其君驕者前明音聲與政通若五事皆正則音不散敗見聲與政通故此以下明聲與政通也若五音之故敗則政亂各有所由也荒猶散也若宮音之亂則其聲放散是知由其驕溢故也崔氏云宮聲所以散者由君驕也若君驕則萬物荒散也商亂則陂其官壞者陂不平正也若商音之亂則其聲欹斜而不正也是知由其臣不治於官官壞故也崔氏云商聲所以傾邪者由臣官壞也官若壞則物皆傾斜也角亂則憂其民怨者若角音之亂則其聲憂愁是知由

政虐其民怨故也崔氏云角聲所以亂者由民不安業有憂愁之心也民無自怨皆君上失政故下民生怨也徵亂則哀其事勤者若徵音之亂則其聲哀苦是知由繇役不休其民事勤勞故也崔氏云徵所以亂者由民勤於事悲哀之所生也羽亂則危其財匱者匱乏也若羽音之亂則其聲傾危是知君賦重其民貧乏故也崔氏云危者謂身不安也羽音所以不安者由君亂於上物散於下故知財之不能得安故有匱之也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者迭互也陵越

也若五聲並和則君臣上下不失若五聲不和則君臣上下互相陵越所以為慢也在民云前是偏於一亂以為義未足以為滅亡今此以五者皆亂故滅亡無日矣滅者絕也亡者散也無日言無復一日也若君臣互相陵慢如此則國必散滅旦夕可俟無復一日也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訂義註比猶同也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之水出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

樂已而自沉於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為晉平公鼓之是之謂也桑間在濮陽南誕圖也

疏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言濮水與桑間一處也云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以下皆史記樂書之文也言衛靈公之時將之晉至於濮水之上舍夜半之時聞鼓琴之聲問左右皆對曰不聞乃召師涓聽而寫之明日即去乃至晉國見平公平公享之靈公曰今者來聞新聲請奏之平公可即令師涓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而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不可遂乎公曰何師曠曰昔師延所作也與紂為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而聞之是其事按異義云今論鄭國之為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故云鄭聲淫左傳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者言煩手躑躅之聲使淫過矣許君謹按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矣故鄭聲淫也今按鄭詩說婦人者惟九篇異義云十九者誤

也無十字矣　疏前經明五者皆亂驕慢滅亡此一節論亂世滅亡之樂比猶同也鄭國之音好濫淫志衛國之樂促速煩志並是亂世之音也雖亂而未滅亡故云比於慢即同前謂之慢也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者於濮水之上桑林之間所得之樂是亡國之音矣故云亡國之音其政散者謂君之政教荒散也其民流者流謂流亡君既荒散民自流亡也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者君既失政在下則誣罔於上行其私意違背公道不可禁止也陳氏集說朱子曰鄭聲之

淫甚於衛夫子論為邦獨以鄭聲為戒蓋舉重
而言也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

訂義註倫猶類也理分也禽獸知此為聲耳不知其宮商之變也八音並作克諧曰樂幾近也

聽樂而知政之得失則能正君臣民事物之禮也疏以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既能知樂則能正此五事五事之外則餘禮未能宗通於經云近於禮未盡禮之明也疏此一節明音樂之異音易識而樂難知知樂則近於禮又明禮樂隆極之音先王所以禮樂教人之意凡音者生於人心者言音從聲生聲從心生故云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比音為樂有金石絲竹干戚羽旄樂得則陰陽和樂失則羣物亂是樂能經通倫理也陰陽萬物各有倫類分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者言禽獸知其聲

不知五音之和變是聲易識而音難知矣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者言衆庶知歌曲之音而不知樂之大體是音猶易而樂極難也惟君子為能知樂者君子謂大德聖人能知極樂之理故云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者音由聲生先審識其聲然後可以知音樂由音生先審識其音然後知樂政由樂生先審識其樂可以知政所以審樂知政者樂由音聲相生聲感善惡而起若能審樂則知善惡之理行善不行惡習是不

習非知為政化民而治道備矣者政善樂和音聲皆善人事皆無僻則治道備具矣知樂則幾於禮矣者幾近也知樂則知政之得失知政之得失則能正君臣民事物故云近於禮矣但禮包萬事萬事備具始是禮極令知樂但知正君臣民事物而已於禮未極故云近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者言正者能使禮樂皆得其所謂之有德之君所以明為德者得禮之稱也陳氏集說方氏曰凡耳有所聞者皆能知聲心有所識者則能知音道有所通者乃能

知樂若狐巴鼓瑟流魚出聽伯牙鼓琴六馬迎秣此俞數之知聲者也魏文侯好鄭衛之音齊宣王好世俗之樂此瓶底之知音者也若孔子在齊之所聞季札聘魯之所觀此君子之知樂者也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

訂義註隆猶盛也極窮也清廟謂作樂歌清廟也朱絃練朱絃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畫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大饗祫祭先王以腥魚為俎實不臑熟之大羹肉清不調以鹽菜遺猶餘也教之使知好惡也

朱疏絃練朱絃者按尚書傳云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琴練絃此云朱絃者明練之可知也云練則聲濁者不練則聲勁而聲清練則熟熟而絃濁云越瑟底孔也者按鄉飲酒禮二人皆左何瑟後首挎越是越瑟底孔也故熟禮註云越瑟下孔也者畫疏之使聲遲也者熊氏云瑟兩頭有孔畫疏之疏通也使兩頭孔相連兩通孔小則發急孔大則聲遲故云使遲也云三歎三人從歎之耳者三歎謂繫瑟贊歎美者但有三人人數之耳言歎者少也云大饗祫祭先王者按

郊特牲郊血大饗腥此云腥魚故為宗廟祫祭也云以腥魚為俎實者謂為血之時以俎為腥魚熊氏云其牛羊之俎至為熟之時皆煮之而熟此腥魚則始末不烹故云兩俎腥魚也云大羹肉湆者特牲云大羹湆此云不和故知不調以鹽菜鉶羹則和之云遺猶餘者樂聲雖質人音之不危矣食味用息人念之不息矣是有遺音清味矣熊氏云聲有五搃但有三人歎之餘而於未狀是有遺音非其難之

疏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者隆謂隆盛樂之隆盛本在移風易俗非崇重於鍾鼓之音故云非極音也接論語云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是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者食饗謂宗廟祫祭此禮之隆重在於孝敬也非在於致其美味而已禮云食饗之禮則樂應云祭祀之

樂互可知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倡而三歎者覆上樂之隆非極音也清廟之瑟謂歌清廟之詩所彈之瑟朱絃謂練朱絲爲絃練則聲濁也越謂瑟底孔也疏通之使聲遲故云疏越絃聲既濁瑟音又遲是質素之聲非要妙之響以其質素初發首一倡之時而惟有三人歎之是人不愛樂雖則有遺餘之音言以其貴在於德所以有遺餘之音念之不忘也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者此覆上饗之禮非致味也大饗謂祫祭尚玄酒在五

齊之上而俎腥魚腥生也俎雖有三牲而魚載腥魚也大羹謂肉湆也不和謂不以鹽菜和之山皆貴素之食而大饗設之人所不致也雖然有遺餘之味矣以其有德質素其味可重人愛之不忘故云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者以玄酒腥魚大羹是非極口腹也以朱絃疏越是非極耳目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者言先王制禮樂不為口腹耳目而將以教民均平好惡使好者行之惡者避之而反歸人道之正也朱

子曰一倡三歎一人倡而三人和也陳氏集說曰樂之隆盛不是為極聲音之美食饗禘祫之重禮不是為極滋味之美蓋樂主於移風易俗而祭主於報本反始也故清廟之詩之瑟練朱絲以為絃練絲不練則聲清練之則聲濁疏通也越瑟底孔也疏而通之使其聲遲緩瑟聲濁而遲是質素之聲非要妙之音也此聲初發一倡之時僅有三人從而和之言和者少也以其非極聲音之美故好者少然而其中則有不盡之餘音存焉故曰有遺音者矣尊以玄酒為尚

俎以生魚為薦大羹無滋味之調和是質素之食非人所皆悅之味也然而其中則有不盡之餘味在焉故曰有遺味者矣由此觀之是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教民平好惡謂之不欲其好惡謂之偏私也人道不正必自好惡不平始惡得其平則可以復乎人道之正而風移俗易矣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之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

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

訂義註靜者言性不見物則無欲至來也知知每物來則又有知也言見物多則欲益衆形猶見也節法度也知猶欲也誘猶道也引也躬猶巳也理猶性也窮人欲言無所不為疏此一節論人感物而動物有好惡所感不同若其感惡則天理滅為大亂之道矣下文明先王所以制

禮樂而爲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者言人初生未有情欲是其靜稟於自然是天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者其心本雖靜感於外物而心遂動是性之所貪欲也自然謂之性貪欲謂之情是情別矣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者言外物既來知謂每一物來則心知之每一物皆知是物至知知也物至既衆會意者則愛好之不會意者則嫌惡之是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者所好惡迷己之情是繫節於內所欲之事誘於外外見所欲心則從之是知誘於

外也不能反躬天理滅矣者恣已情欲不能自反禁止是人之所生本性滅絶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者物既衆多來感於人無有窮已也而人之好惡而無節者見物之來所好所惡無有法節也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者則是外物來至而人化逐於物物善則人善物惡則人惡是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者人既化物逐而遷之恣其情欲故滅其天生清靜之性而窮極人所貪嗜慾也知者詐愚謂欺詐愚人也勇者苦怯謂困苦怯者疾病不養謂

心所煩惡不收養也老幼孤獨不得其所者此並是人之煩惡無所哀矜故老幼孤獨不得其所也朱子曰人生而靜以上即是人物未生時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說性不得此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纔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此所謂在人曰性也大抵有此形氣則是此理始具於形氣之中而謂之性纔是說性便已涉乎有生而兼乎氣質不得為性之本體也然性之本體原未嘗離亦未嘗雜要人就

此上面見得其本體原未嘗雜亦未嘗離耳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言性不可形容而善言性者不過即其發見之端而言之而性之理固可默識矣如孟子言性善與四端是也未有形氣渾然天理未有降付故只謂之理已有形氣是理降而在人具於形氣之中方謂之性已涉乎氣矣便不能超然專說得理也知上知是體下知是用程子曰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又曰在天曰命在人曰性是也又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此言性

情之妙人之所生而有者也蓋人受天命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然人有是性則有是形有是形則有是心而不能無感於物感於物而動則性之欲者出焉而善惡於是乎分矣性之欲即所謂情也又曰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此指情之動感為言而性在其中也物至而知知之者心之感也好之惡之者情也形焉者其動也所以好惡而有自然之節者性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此言情之所以流而性之所以失也情之好惡本有

自然之節惟其不自覺之無所涵養而大本不立是以天則不明於內外物又從而誘之此所以流濫放逸而不自知也苟能於此覺其所以然者而反躬以求之則其流庶乎其可制也不能如是而惟情是徇則人欲熾盛而天理滅息尚何難之有哉此一節明天理人欲之機間不容息處惟其反躬自克念念不忘則天理益明存養自固而外誘不能奪矣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

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衰七雷反樂治殺古亂反音

訂義註人為之節者言為作法度以遏其欲男二十而冠女許嫁而笄成人之禮射鄉大射燕射鄉是亦鄉飲酒也疏此一節以下至樂云明禮樂相須之事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者庚云人為猶為人也言為人作法節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者食饗饗賓客也凡此皆是正交接之節不使相陵越也禮節民心者前經云

禮樂人為之節故此經明其所御之事禮有尊卑上下故裁節民心謂無不敬也樂和民聲者樂有宮商角徵羽及律呂所以調和民聲也政以行之者政謂禁令用禁令以行禮樂也刑以防之者若不行禮樂則以刑罰防止也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者若此四事通達流行而不悖逆則王道備具矣劉氏曰先王之制禮樂因人情而為之節文因其哀死而喪期無數故為衰麻哭泣之數以節之因其好逸樂而不能和順於義理故為鐘鼓干戚之樂以和

之因其有男女之欲而不知其別故為婚姻冠
笄之禮以別之因其有交接之事而或失其正
故為射鄉食饗之禮以正之節其心所以使之
行而無過不及和其聲所以使之言而無所乖
戾為之政以率其怠倦而使禮樂之教無不行
為之刑以防其淫肆而使禮樂之道無敢廢禮
樂刑政四者通行於天下而民無悖遺之者則
王者之治道備矣

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
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

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

訂義註同謂協好惡也異謂別貴賤也流謂合行不敬也離謂析居不和也禮樂之事欲其並行斌斌然等階級也疏皇氏云從王道備矣以上為樂本從此以下為樂論今依用焉此十一篇之說事不分明鄭目錄十一篇略有分別仔細不可悉知熊氏云十篇鄭可具詳依別錄十一篇所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今此樂記

有魏文侯乃次賓牟賈師乙為末則是今之樂記十一篇之次與別錄不同推此而言其樂本以下亦雜亂故鄭略有分別接熊氏此說不與皇氏同樂者為同者此言樂論之事謂上下同聽莫不和說也禮者為異者謂尊卑各別恭敬不等也此章凡有四段自此至民治行矣為第一段論樂與禮同異將欲廣論先論其異同也自樂由中出至天子如此則禮行矣為二段論樂與禮之功論同異既辨故次宜有功也自大樂與天地同和至述作之謂也為第三段論樂

與禮惟聖人能識既有其功敦宜究識也自樂者天地之和至則此所與民同也為第四段論樂與禮使上下和合是為同也禮使父子殊別是為異同則相親無所間別故相親也異則相敬有所殊別故相敬也樂勝則流禮勝則離者此明雖有同異而又有相須也勝猶過也若樂過和同而無禮則流慢無復尊卑之敬若禮過殊隔而無和樂則親屬離析無復骨肉之愛惟須禮樂兼有所以為美故論語云禮之用和為貴是也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者合情謂樂

也樂和其內是合情也飾貌謂禮也禮以檢跡於外是飾貌也貌與心半二者無偏則是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者義宜也等階級也若行禮得其宜則貴賤各有階級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者文謂聲成文也若行樂文承諧同則上下各自和好也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者謂所好得其善所惡得其惡是好惡著則賢與不肖自然分別矣刑禁暴者謂用刑罰禁止暴慢也爵舉賢者謂用爵以舉賢良也則政均矣者刑罰得所政教均平矣刑者以愼罰爵者

以明德仁以愛之者謂王者用仁以愛之也義
以正之者謂王者用義以正惡矣如此則民治
行矣者言用仁用義則民行治也此經凡有五
事各以矣結之從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是其一
也樂文則上下和矣是其二也好惡著則賢不
肖別矣是其三也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是
其四也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
是其五也陳氏集說曰和以統同序以辨異樂
勝則流過於同也禮勝則離過於異也合情者
樂之和於內所以救其離之失飾貌者禮之檢

於外所以救其流之失此禮之義樂之文所以相濟為用者也仁以愛之則相敬而不至於離義以正之則相親而不至於流此又以仁義為禮樂之輔者也等貴賤和上下别賢不肖均政此四者皆所以行民之治故曰民治行言其為治之效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

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天子如此
則禮行矣
訂義註由中出和在心也自外作敬在貌也文猶動也易簡若於清廟大饗然至猶達也行也賓協也試用也疏此一節明禮樂自内自外或易或簡天子行之得所則樂達禮行樂由中出者謂樂從心起也禮自外作者謂禮跡在外貌也敬在中而發於外樂由中出故静者行之好心故静也禮自外作故文者禮肅人貌貌在外故云動也庾云樂成在中是和合反自然之静禮節在

貌之前動合文理大樂必易者沐狂而踊越是也大禮必簡者玄酒腥魚是也樂至則無怨者至謂達也行也樂行行於人由於和故無怨也禮至則不爭者禮行於民由於謙敬謙敬則不爭也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者民無怨爭則君上無為但揖讓垂拱而天下自治其功由於禮樂故云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此下至樂達矣偏舉樂之功前云樂達則無怨故致此以下之功也暴民謂凶暴之民不作謂不動作也如此則樂達矣者由樂和故至天子不怒以致

前事是樂道達矣天子如此則禮行矣者天子若能使四海之內如此則是禮道興行矣樂云達禮云行者互文也陳氏集説劉氏曰欣喜歡愛之和出於中進退周旋之序著於外和則情意安舒故静序則威儀交錯故文大樂與天地同和如乾以易知而不勞大禮與天地同節如坤以簡能而不煩樂至則人皆得其所而無怨禮至則人各安其分而不爭如帝世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至也達者徹於彼之謂行者出於此之謂行者達之本達者行之效天子自能

合其父子之親明其長幼之序則家齊族睦矣又能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是謂以敬四海之內則禮之本立而用行矣禮之用行而後樂之致達故於樂但言天子無可怨者而於禮則天子如此是樂之達乃天子行禮之效也周子曰萬物各得其理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是也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

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

訂義註同者言順天地之氣與其數不失謂不失性祀天祭地成物有功報焉教人者鬼神助天地成物者也易曰是故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沿猶因述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並者為事在其時也禮疏曰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偕者為名在其功也偕猶俱也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

武名因其得天下之功
疏天地與陰陽生養爲
熟樂有六律六呂調和
生養是順天地之氣解經同和也云與其數謂
天有日月星辰地有山川高下其數不同故云
與其歲辭性同卯也天地春夏生物秋冬成物
猶云成物者時則生成有異總而言之生亦成
也故云成物有功下註云助天地成物是也引
易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者易上
繫辭云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
狀與天地相似言木火之神生物東南金水之
鬼終物西北二者之情其狀與春夏生物秋冬
終物相似在此云明人君及臣生則有禮樂化
民死則爲鬼神以成物與聖人賢人之鬼神也
五帝三王同用禮樂是因也就而損益是述也
故引論語損益之事以解之損益者
則下文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是也
疏此一節
明禮樂與天地合德明王用之相因不改功名
顯著大樂與天地同和者天地氣和而生萬物

大樂之禮順陰陽律呂生養萬物是大樂與天地同和也大禮與天地同節者天地之形各有高下大小為限節大禮辨尊卑貴賤與天地相似是大禮與天地同節也和故百物不失者以大樂與天地同和能生成百物故不失其性也節故祀天祭地者以大禮與天地同節有尊卑上下報生成之功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者聖王既能使禮樂與天地同和節又於顯明之處尊崇禮樂以教人幽則有鬼神者幽冥之處尊敬鬼神以成物也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

愛矣者聖人若能如此上事行禮樂得所以治天下故四海之内合其敬愛以行禮得所故四海會合其敬行樂得所故四海之内齊同其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者尊卑有别是殊事俱行於禮是合敬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者宮商别調是異文無不歡愛是合愛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者禮樂之狀質文雖異樂情主和禮情主敬致治是同以其致治情同故明王所以相因述也言前代後代同禮樂之情因時質文或有損益故云以相沿也沿謂因增改

也故事與時至者事謂聖人所為之事與所當時而並行若堯舜揖讓之事與淳和之時而並行湯武干戈之事與澆薄之時而並行此一句明禮也名與功偕者名謂樂名偕俱也言聖王制樂之名與所建之功而俱作也若堯之大章舜之大韶堯章明之功舜韶堯之德及禹湯等樂名皆與功俱立也此一句明樂聖王雖同禮樂之情因而修述但時與功不等故禮與樂亦殊陳氏集說朱子曰禮主減樂主盈鬼神不止是屈伸之義禮樂鬼神一理又曰在聖人制作

處使是禮樂在造化功用處使是鬼神禮有經禮曲禮之事殊而敬一樂有五聲六律之大異而愛一所以能使四海之內合敬同愛者皆大樂大禮之所感化也禮樂之制在明王雖有損益而情之同者則相因述也惟其如此是以王者作興事與時並如唐虞之時則有揖讓之事夏殷之時則有放伐之事名與功偕者功成作樂故歷代樂名皆因所立之功而名之也

祭義註五帝德說黃帝德曰死而民畏其神者百年春秋傳曰若敖氏之鬼然則聖人之精氣

謂之神賢知之精氣謂之鬼

繫註云精氣謂七八游魂謂九六游魂謂之鬼物終所歸精氣謂之神物生所信也五帝德託黃帝德曰死而民畏其神者百年據大戴禮五帝德篇云宰我問孔子曰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至三百年乎孔子生而民利其德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云春秋傳曰若敖氏之鬼引春秋者宣四年左傳北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初生令尹子文請殺之其父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戚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云聖人之精魂謂之神者明黃帝是也言聖人氣強餘引生萬物故謂之神云賢知之精氣指之鬼有則若長民是也氣為於聖但歸終而已故謂之鬼然民云祭辭鬼神者謂七八九六自然之鬼神又聖人贊人鬼神與自然鬼神俱餘助天地而成物故邪總引之也又鄭註祭法七祀謂鬼神司察小過引以幽則有鬼神然則有天地自然之鬼神有聖人賢人之鬼神有七祀之鬼神

是華案注以鬼神助天地成物蓋造化之鬼神

其說是也若入聖賢精氣等說則非矣

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作述之謂也

訂義注綴謂酇舞者之位也兆其外營域也述謂訓其義也疏此一節中明禮樂器之與文并述作之綴兆舒疾者綴謂舞者行謂相連綴也

兆謂位外之營兆也周還裼襲者周謂行禮周
曲迴旋也裼謂袒上衣而露裼也襲謂掩上衣
也禮盛者尚質故襲不盛者尚文故裼故知禮
樂之情者能作者下文云窮本知變樂之情若
能窮盡其本識其變通是知樂之情也下文云
著誠去偽禮之經也若能顯著誠信棄去浮偽
是知禮之情也凡制作者量事制宜既能窮本
知變又能著誠去偽所以能制作識禮樂之文
者能述者文謂上經云屈伸俯仰升降上下是
也述謂訓說義理既知文章升降辨定是非故

能訓說禮樂義理不能制作禮樂也作者之謂
聖聖者通達物理故作者之謂聖則堯舜禹湯
是也述者之謂明明者辨說是非故修述者之
謂明則子游子夏之屬是也陳氏集說曰綴舞
者行位相連綴也兆位外營兆也裼襲說見曲
禮情謂理趣之深與者知之志故能作文謂節
奏之宣著者識之詳故能述若黃帝堯舜之造
律呂垂衣裳禹湯文武之不相沿襲皆聖者之
作也周公經制盡取先代之禮樂而參用之兼
聖明之作述也季札觀樂而各有所論此有之

述也夫子之聖乃述而不作者有其德無其位故耳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訂義註化猶生也別謂刑體異也由天作以地制者言法天地也過猶悞也暴失文武之意蹤此一節申明禮樂從天地而來王者必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樂者調暢陰陽是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者禮明貴賤是天地之序

也樂由天作者樂生於陽是法天而作也禮以地制者禮生於陰是法地而制言法天地也過制則亂者惟聖人識天地則制作禮樂不悞若非聖識則必悞悞制禮則尊卑混亂也猶地體誤則亂於高下也過作則暴者謂逮暴失所若過悞作樂則樂體遺暴失文武之意謂文樂武樂雜亂也朱子曰樂由天作屬陽故有運動底意禮以地制如由地出不可移易劉氏曰前言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以成功之所合而言也此言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

之序以致法之所本而言也蓋聖人之禮樂興天地之陰陽相為流通故始也法陰陽以為禮樂終也以禮樂而贊陰陽天地之和陽之動而生物者也氣行而不乖故百物化天地之序陰之靜而成物者也質具而有秩故群物皆別樂由天作者法乎氣之行於天者而作故動而屬陽聲音氣之為也禮以地制者法乎質之具於地者而制故靜而屬陰儀則質之為也過質則失其序如陰過而肅則物之成者傾壞矣故亂過作則失其和如陽過亢則物之生者反傷

矣故聖明乎天地之和與序然後能興禮樂以
贊化育也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

訂義註倫猶類也患害也官猶事也質猶本也
此明與民同者言情官質制先王所專也既此
一節明禮樂文質不同事為有異論倫無患者
樂主和同論類等倫無相毀害是樂之情也言

樂之本情欲使倫等和同無相損害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者賀瑒云八音克諧使物歡欣此樂之事迹也在心則倫類無害故為樂情在貌則欣喜歡愛故為樂事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者謂內心中正無有邪僻是禮之本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者外貌莊敬謙恭敬慎是禮之節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者此明樂也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者此明禮也若通而言之則禮樂相將矣則此所與民同也者言施於金石起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

事於山川鬼神此等與民共同有也前經論樂之情樂之官禮之質禮之制是先王所專有也言先王獨於專此四事陳氏集說方氏曰金石聲音特樂而已亦統以禮為言者凡行禮然後用樂用樂以成禮未有用樂而不為行禮者也情官質制者禮樂之義也金石聲音行禮樂之動也其數可陳則民之所同其義難知則君之所獨故於金石聲音曰此所與民同也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

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惟大聖乎辯又作辨音徧

訂義記功成治定同時耳功主於王業治主於教民明明堂位說周公曰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辯偏也樂以文德為備若咸池者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達具也郊特牲曰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不相沿襲言其有損益也樂人之所好也害在淫侉禮人之

代為之者將王古文之干音是以禮下作之公 所
禮具世燭牲也也德化明美也文也有樂功揃 勤
文禮禮親郊是脛猶體於也引德鄭序云樂政 也
非下文尊血上其少美兩又謚為之禮治者六 密
略世短者大代祖未矣階盡諮備此者主豈年 在
德為多血薦質親殷下文善舜故註主於人是 俵
物不五牲腥用其太文多也文云樣於教所也 略
也具常尊三血散平說於謂德若異施民樂云 奘
下禮之者獻腥謂接大武文為成代下者極功 厚
代者時禮燭次中禮武也體備池與明治揚主 也
禮禮禮具一代古運之謂具以者姓下定已於者統
文之文畢獻文也云樂武也云下云之謂之王謂功
非所簡者執用退廣是蓋虞韶大干揖治功業一成
殞具略不以享而其也美舜書云成順人德者時治
德在今具結執合毛未異之美成非敬安故功之定
不於以祀之敬享血害者時異池備治定云謂事同
具德上三是引謂謂善大韶謂臨樂定伐功一若時
也上世王畢郊三上者武錯崇矣明制上成業周耳

故前文云大禮與天地同節此下篇云樂盛之禮是其其也樂人之所好害在溢侈者樂棼之作人聽而不厭是人之所好好而不止故蕩奢佚故害在淫侈若悶於家俾畫作衣物極則反樂大憂來又損手淫棼惱撻心耳則衣痛生也云禮人之所動也者一獻之禮賓主百拜是所動也皆而不堪有司跛倚是害在係以也○業然況本嵩音義祖譯坊存之疏此章

是樂記第三章名曰樂禮章也章中明王者為治必制禮作樂故名樂禮章也按鄭目錄云第三是樂施第四是樂言第五是樂禮今記者以樂禮為第三者鄭目錄當是舊次未合之時此今所列或記家別起意意趣不同故也王者成成作樂治定制禮者功成謂天子功業既成治

定謂民得王教尊卑位定也然功成治定俱是一時但所斷義各有異也故分言耳功成作樂者王者先王之功由民所樂故功成命作樂以應民所樂之心猶如民樂周有干戈而業成故周王成功制干戈之樂也治定制禮者禮以體別為儀令治人得體故制禮應之如周王太平乃制禮也而樂云作禮云制者作是動用制是裁斷禮是形化故言制樂是氣化故言作亦相互也白虎通云樂者陽也動作倡始故言作也禮者陰也樂制於陽故云制也治定謂教民從

化若用質教民治定者則制禮者略也若用文教民而治定者則制禮繁多也其法雖殊若大判而論則五帝以上尚樂三王之世貴禮故樂興五帝禮盛三王所以爾者五帝之時尚德故義取於同和三王之代尚禮故義取於儀別是以樂隨王者之功禮隨治世之教也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辨者其禮具者禮樂必由其功治功治有大小故禮樂亦應以廣狹也若以一代而言則武王功治尚小故禮樂未得備偏至周公功成治大故禮樂應之而備也若異代言之

則堯舜功大治辨樂備禮具若湯武比於堯舜則功小治狹樂不備禮不具也樂備謂文德備具不備謂干戚之舞矣禮具則血腥而祭不具謂孰亨而祀言禮樂之體皆以德為備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者言周樂干戚之舞非如舜時文德之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者言後世孰亨牲體而祭祀非如五帝之時血腥之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者沿因也五帝既先後殊時不共用一樂也三王異世不相襲禮者三王前後異世不共襲因一禮也若論禮樂之情

則聖王同用也故前文云禮樂之情同故明王
以相沿是也此論禮樂之迹損益有殊隨時而
改不相襲也樂極則憂者樂人之所好害在淫
侈若極而不止則必至憂感也禮粗則偏矣者
偏謂儉略禮者人之所勤言人不能勤行於禮
好生懈倦則致粗畧偏謂不周備也及夫敦樂
而無憂者辱動於樂知足則止而無至於憂也
禮備而不偏者行禮安靜姿曲備具不至勤倦
倦略能如此者其惟大聖乎言大聖之人能行
禮樂如此也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長丁文反

訂義註禮行以禮為異也樂興以樂為同也春作以下言樂法陽而生禮法陰而成敦和樂貴同也率循也從順也別宜禮尚異也居鬼謂居其所為亦言循之也官猶事也各得其事疏敦和樂貴同也者謂敦重於和由其貴同故知敦則貴也和別同也數和與別宜相對者別宜謂分別

其所宜明是和是敦重其所和也云別宜禮尚異也者樂言敎和樂貴同也禮言別宜是禮尚異也云居是謂居其為亦言循之也者居鬼謂居處之所為居處則依循義也故云亦言循之也興率神不異故云亦崇官馬氏所謂天地位也註說況姑○存之疏此一節申明禮樂配於天地若禮樂偹具則天地之事各得其宜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者以天高地下不同故人倫尊卑有異其間萬物各散殊塗者別尊卑定萬物是禮之法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者言天地萬物流動不息合會齊同而變化者也樂者調和氣性合德化育是樂興也樂主和同故云興禮

至異故云行此樂興與禮行相對樂云興禮加制字而云禮制行者禮以裁制為義故特加制樂以與作為本故不云制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者仁主仁愛樂主和同故仁近於樂也義主斷割禮為節限故義近於禮也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者率循也言樂之為禮敦重和同因循神氣而從於天也禮者别宜居鬼而從地者居謂居處也言禮之為體殊别萬物所宜居處鬼之所為而順地也禮者裁制形體故云居鬼居者亦率循之義變文爾禮樂明備天地官矣者

言聖人能使禮樂顯明倫具則天地之事得其利矣陳氏集說曰物各賦物而不可以強同此造化示人以自然之禮制也絪縕化醇而不容以獨異此造化示人以自然之樂情也合同者春夏之仁故曰仁近於樂散殊者秋冬之義故曰義近於禮敦和學其氣之同者別宜辨其物之異者率神所以循其氣之伸居鬼所以斂其氣之屈伸陽而統天屈陰而化地也由是言之則聖人禮樂之精微寓於制作者既明且備可得而知矣官猶至也言天之生物地之成物各

得其職也劉氏曰此申明禮者天地之序樂者天地之和高下散殊者質之具天地自然之序也而聖人法之則禮制行矣流同化者氣之行天地自然之和也而聖人法之則樂興焉春作夏長天地之生物之仁也氣行而和故近於樂秋斂冬藏天地成物之義也質具而義序故近於禮此言效法之所本也敦和者厚其氣之同別宜者辨其質之異神者陽之靈鬼者陰之靈率神以從天者達其氣之伸而行於天居鬼而從地者斂其氣之屈而具於地蓋樂可以敦

厚天地之宜而安定乎陰之所成故聖人作樂
以應助天之生物制禮以配合地之成物禮樂
之制作既明且備則凡以裁成其道輔相其宜
而天之生地之成各得其儀矣此言成物之所
合也
疏義註鬼神謂先聖先賢也既言鬼神謂先聖
先賢也者鬼明先
賢神則先聖聖人魂強能神通變化宗者清虛
無經亦謂變化教云幸神也賢人魂弱但歸處
居住有形上下之體求有體依倫鬼之尊卑故
云居鬼也製云以為居思者居其所為謂若五
祀之神各主其所迹而受於不超其分是不
變化也五祀之神道門故殺於門迹竊故祭於
窮故云居
義亦通也

廷華祟鬼神天地之鬼神蓋二氣之精者註言聖賢疏言五祀義何蹟耶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

訂義註卑高謂山澤也位兼卑之位象山澤也動靜陰陽用事大小萬物也性之言生也命生之長短也象光耀也形體貌也疏自此以下至禮樂云庶明禮樂之功也天地之德各隨文解之此天尊地卑一經明禮為天地之別也卑高

已陳貴賤位矣者山澤列在天地之中故云已陳也貴賤即公卿以下象山川而有貴賤之位也所以鄭云位矣尊卑之位象山澤故鄭注周易云君臣尊卑之貴賤如山澤之有高卑也則性命不同矣者性生也各有嗜好謂之為性也命者長短夭壽也物既稟大小之殊故性命夭壽不同萬物各有羣類區分性命之别故與人因此制禮類族緣物各隨性命也在天成象者馬融王肅注易並云象者日月星鄭注易云成象日月星辰也註此云象光耀也在地成形者

馬融註易云植物動物也王肅註易云山川澤物也鄭註易云謂草木鳥獸也註此云形體貌也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者合結體也天地有別聖人制禮有殊別是從天地之分別也陳氏集註曰此與易繫辭畧同記者引之言聖人制禮其本於天地自然之禮者如此定君臣之禮者取於天地尊卑之勢也列貴賤之位者取於山澤卑高之勢也小者不可為大大者不可為小故小大之殊取水火動靜之常也此小大如論語小大由之之義謂小事大事也方猶道

也聚猶屬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各有其道則各以其類而處之所謂方以類聚也物事也行禮之事即謂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行之不止一端分之必各從其事所謂物以羣分也所以然者以天所賦之命人所受之性自然有三綱五常之倫其間尊卑厚薄之等不容混而一之也故曰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如衣與旗常之旂著爲日月星辰之象也在地成形如宮室冠具各有高卑大小之制是取法之地也由此言之禮之有別非天地自然之理乎

疏義註大者常存小者隨陽出入方謂行蟲也
物謂殖生者也蹠動靜有常小大殊矣者動靜
謂雷風也動故有常故云常也小大謂萬物也
小謂草木春生秋殺及昆蟲夏生冬伏者大謂
常存不隨四時變化變化不等故云殊也鄭註
易云動靜雷風也而鄭此云陰陽用事者亦得
會通也方以類聚者方謂走蟲禽獸之屬各以
類聚不相雜也物以羣分者物謂殖生若草木
之屬各有區分自殊於藪澤者也鄭註易云類
聚羣分謂水火也而此註云方謂行蟲物謂殖

生者言二註不同各有以類聚稱方者行焉有
性識道理故稱方也羣分稱物者謂植生無心
靈但一物而已故云物也
逹華案註疏最升當以集註正之
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
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
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齊依註作濟校汗表反
訂義註躋升也摩猶廹也蕩猶動也奮訊也百
化百物化生也疏地氣上齊者謂地氣上升天
天氣下降者謂降下與地氣交合積氣從下升

上樂象氣故先從地始形以上為尊故先禮象形從天為初陰陽相摩者摩謂切迫陰陽二氣相切迫天地相蕩者言天地之氣相感動故之以雷霆者雖以氣生而物未發故用雷霆以鼓動之奮之以風雨者萬物得風雨而奮而出也動之以四時者言萬物生長隨四時而動也煖之以日月者萬物之生必須日月煖煦之自鼓之以雷霆至煖之以日月皆以天地相蕩之事細別言之耳而百化興焉者興生也由天地齊降以下諸事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者此結樂

也言作樂者法象天地之和氣若作樂和則天地亦和前經云禮者天地之別言制禮者法象之也若制禮得所亦能使天地別異此經云樂者天地之和則是法天地之和氣故云樂者天地之和也陳氏集說應氏曰此即所謂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劉氏曰此中言樂者天地之和也天地相蕩言其氣摇蕩也百化興焉所謂天地絪縕而萬物化醇也以上言效法之所本

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

訂義註辨別也升成也樂失則害物禮失則亂人紙此一經明天地不時由禮樂失所化不時者謂天地化養不得其時則不生物也此明樂所以調和變化故也男女無辨則亂升者辨別若男女雜亂無別則亂成也此明禮之所以別男女故也天地之情也者樂以法天化得其時則物生不得其時則物不生是天之情也禮之法地男女有別則治興男女無別則亂成是地之情也皇氏云天地無情以人心而謂之耳陳氏集說曰此言禮樂之得失與天地相關所謂

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也總結上文兩節之意
及大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
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
訂義註極至也蟠猶委也高遠三辰也深厚山
川也言禮樂之道上至於天下委於地則其間
無所不之疏此一節盛說禮樂之大極乎天者
言禮樂上至於天蟠委也言禮樂下委於地禮
法天地高下是禮至委於天地樂法地氣上升
天氣下降是樂至委於天地天高故言至地下
地下故言委行乎陰陽者禮動靜有常樂法陰

陽相摩是禮樂行乎陰陽陰陽和四時玉燭應
於禮樂是禮樂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者禮樂
用之以祭鬼神是通乎鬼神也窮高極遠者窮
盡也高遠謂天之三光三光應禮樂而明是禮
樂盡三光之道也而測深厚者測知也深厚謂
地之山川山川感禮樂而出瑞應測深厚此經
盛論禮樂之大原雖取象於天地功德又能徧
滿於天地之間禮運云天降膏露是極乎天也
地出醴泉是蟠乎地也日月歲時無易百穀用
成是行乎陰陽也作樂一變以至六變百神俱

至是通乎鬼神也孝經緯云景星出是窮高極遠也禮運云山出器車魚鮪不淰則深厚也言禮樂無所不至

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著直略反

下如字大音太

訂義註著之言處也大始百物之始生也著猶明白也息猶休止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言禮樂之法天地也樂靜而禮動其並用事則亦天地之間耳疏言禮樂之法天地也樂靜而禮動其並用事則亦

天地之間耳者釋禮樂所以亦是天地之間物義也若離而言之則樂靜禮動若禮樂合用事則同有動靜故知天地之間物有動靜也疏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者言樂象於天天為生物始著猶度也是樂度大始禮法於地言禮乘天氣以成於物故云禮居成物著與居相對故註以著為度也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者著謂顯著言顯著明自運不息者是天也按易乾象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也顯著養物不移動者地也故坤卦象云安貞言樂法於天動而不息禮象於地靜而不動故聖人曰禮樂云者云言也謂禮樂

所言法天地也記者引聖人語證此一章也言
聖人云此一章是禮樂法天地故言聖人曰禮
樂云朱子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知者管也乾
管却大始大始即物生之始乾始物而坤成之
也應氏曰及至也言樂出於自然之和禮出於
自然之序二者之用充塞流行無顯不至無微
不格無高不臨無深不入則樂著乎乾知大始
之初禮居乎坤作成物之位而昭著不息者天
之所以為天昭著不動者地之所以為地著不
動者藏諸用也著不息者顯諸仁也天地之間

不過一動一靜而已故聖人拈揭以示人而名之曰禮樂也或曰不息不動分著於天地而一動一靜循環無端者天地之間也動靜不可相離則禮樂不容或分故聖人言禮樂必合而言之未嘗析而言之也以上言成湖之所合劉氏曰自一陽生於子至六陽極於巳而為乾由乾知大始也自一陰生於午至六陰極於亥而為坤此坤作成物也又乾坤交於否泰一歲則正月泰二壯三夬四乾五姤六遯皆有乾以統陰是乾主春夏也七月否八觀九剝十坤子復丑

臨皆有坤以純陽是坤主秋冬也。

疑義註間謂百物也然一動一靜天地之間也者動者或一物飛走蟄動成火之陽氣也靜者或一物毋伏而止靜或地之陰氣也天地之間也者言此一動一靜在天天地之間形有百物也物則間還動物及當風日月之屬是也即則植物山叢之屬是也

延華素着合下諸着字皆當作顯著言註訓為履於理無礙始存之至間字義長樂劉氏曰中和育於萬物充於天地之間此即註而其說較明長樂陳氏云一動則為樂一靜則為禮天地之間禮樂而已馬氏云樂之動應乎天之間禮之靜應乎地之間故曰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

金華邵氏曰一動一靜明在動非動在靜非靜乃天地之間機緘之妙慶源輔氏曰一動一靜乃天地之間聖人之妙用而禮樂之並行姚氏舜舉曰是皆勝於註說之滯又方氏曰間如無間之間一動一靜乃天地之間耳若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和同為一豈復有間此說少遠然亦一說並存之